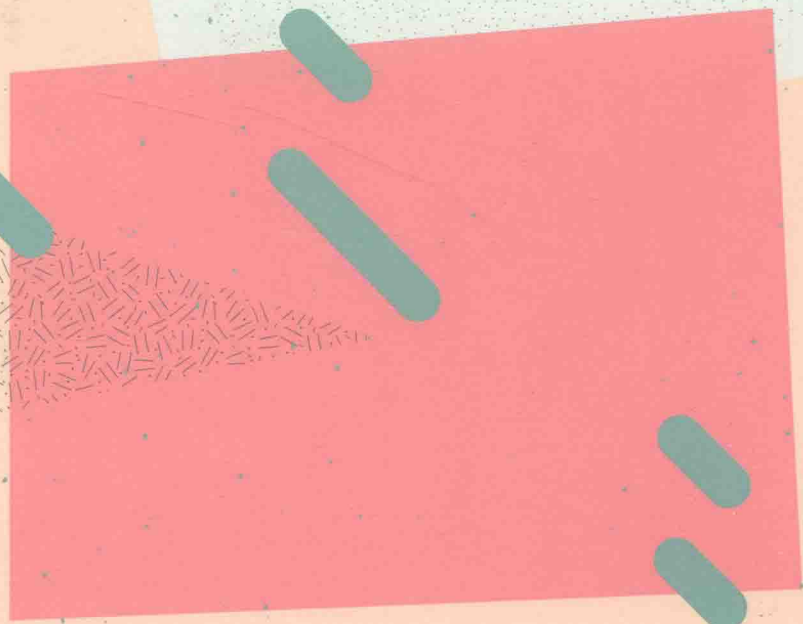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文丛

火星一号



朱个

译林出版社

窈窕
文丛

火星一号

朱个



译林出版社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星一号/朱个著. 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

2018.8

ISBN 978-7-5447-7310-2

I. ①火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5472号

火星一号 朱 个/著

责任编辑 周 璇
装帧设计 @broussaille私制
校 对 芮 利
责任印制 颜 亮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8.5
插 页 4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310-2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质量热线:025-83658316

窈窕文丛：爱情一息尚存

贾梦玮

“窈窕文丛”，顾名思义，作者都是女性，是女作家，而且这次基本都是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女作家。关于女作家，关于女性书写，有“女权主义”的说辞，也有女性文学为文学提供了细腻与抒情风格的说法。这两点都有它的理由，但也都可以不管。或者说，“窈窕文丛”的年轻女作家们所提供的，远远不止这些。

我相信，女性所体验的世界一定不同于男性所体验的世界，这是由男女不同的身心所决定的。因此，女性作者一定会为文学共同体提供新的东西。“窈窕文丛”不仅是女性文学，而且要为文学提供新质。就拿经典的女性文学形象来说，目前我所知道的大多为男性作家所创造；但我更愿意信任女作家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。因为，那不是“他者”，而是她们“自己”。“窈窕文丛”为文学世界提供的女性文学形象，如纪米萍、夏肖丹、丁霞、刘

晋芳、商小燕、娜娜、云惠、阮依琴、唐小糖、芸溪、静川、梅林、汪薇……还有好多个“我”与“她”，那些鲜活的女性形象，只有她们才能创造，“她们”身心的千疮百孔，只有她们才能感同身受。阅读“窈窕文丛”，我一次又一次被震撼，我对于“她”的阅读体验，不是同情、怜惜、悲悯等等词汇所能概括的。常常，我觉得我就是“她”，就是“她们”，我居然也可以感同身受。这是文学的魅力，也是文学的命运。

让我这个男性读者觉得遗憾和汗颜的是，“窈窕文丛”中所塑造的男性形象，或萎缩，或无能，或逃避，或不忠，或模糊不清、不负责任，或外强中干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伊甸园至少有一半有坍塌的危险。女人都那样了，男人就没有责任？还有幸福可言？男人都这样了，女人的幸福又从哪儿来？男人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异性环境颓败了，无论男女，他们和她们的感情将何堪？免不了的，每个人的心上都会有一道或一道道伤口。我们都是伤心之人。文学，某种程度上就是疗伤的艺术。

但是，“窈窕文丛”中所有的故事也都在告诉我：爱情至少一息尚存。“窈窕文丛”的每部作品中，有一万条否定爱情的理由，可是爱情还是在那儿，无法否认。倘若本体意义上的爱情已经死亡，“窈窕文丛”中的那些女性，也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深创与剧痛。爱情似乎是痛苦之源，但也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。

广义上的“爱”和“情”是本世界的本源。“窈窕文丛”中的作品，也有不以两性关系为描写中心的，而是更多关注底层人物粗砺、绝望的人生，像冰冷的石头和灰扑扑的尘土一样的命运。

“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。”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话颇堪玩味。她还说：“心灵要有男女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艺术的创造，必须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结成美满的婚姻，整个心房必须大敞四开，才能感觉到作家是在美满地交流他的经验。”弗吉尼亚·伍尔夫被“女权主义”时而认作同道时而认作敌人。我只知道，男人和女人有着更宽广意义上的共同命运。

美貌曰“窈”，美心曰“窕”；美状曰“窈”，善心曰“窕”。“窈窕”形容的是女子仪表心灵兼美的样子，丛书以此命名，编者和出版人的美好愿望可以想见。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说好的“君子”呢？“窈窕文丛”既是给女人的，也是给那些男人的。

给“爱”机会，让“爱”创造。

目录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 | 火星一号 |
| 29 | 屋顶上的男人 |
| 51 | 摩天轮 |
| 75 | 死者 |
| 91 | 不倒翁 |
| 121 | 暗物质 |
| 149 | 变态反应 |
| 171 | 羊肉 |
| 207 | 龙凤呈祥 |
| 233 | 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|

火星一号

只要左辉准时出门，每天都能在这个路口遇到红灯。每天的这个时刻，左辉都能看见同一辆安邦护卫的运钞车，车上下来一位大汉，指挥汽车调头倒上人行道，停在银行门口。大汉的脸很圆，被钢盔箍紧便尤其圆。他站在启开的后车厢旁，以一种近乎夸张的扭头姿势左看右看，简直让人怀疑他仅是在做摇头的动作，其实任何状况都没看到。他手里有枪，远远地，乌黑地，只有一个轮廓，看不清任何部件。即使这样，人们也都知道那是一把枪，哪怕被他潦草地半举在腰部，总归同玩具是不大一样的。

两分钟的红灯倒计时后，左辉拽住车把，电瓶车徐徐地开起来。运钞车和持枪大汉渐渐成了反光镜里的影像，岿然不动，却越来越小。左辉想起一则有关运钞车的新闻，押运员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在车里开枪自杀。那种人一定是上班太早，睡得太少，左辉瞄了眼手表这样想道。现在是清晨六点五十分，左辉正在去往单位的路上。时间很紧，只留下十分钟不迟到的余地了。可今天的左辉，心头定定的，一点也不着急。这一路上，他晃悠悠地，大半的心思都交给了运钞车和持枪大汉。他心存不必要的幻想，幻想那个自杀的押运员不像大汉，不像这位脸蛋圆圆心不在焉的人。

左辉刚刚停好车，一只反光镜就垂了下来。昨天才绑上去的胶带缠得厚厚的，还是没用。要怪就怪那些精力过盛的熊孩子，老是到车库追打。

什么时候该去换一个。

不对，要换就得换两个。

也不对，换了也白换。

反正用不上了。

念头一晃而过，立刻变得具体而清晰，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他后退几步，眯起眼打量着。这车吧，还不坏，卖卖没几个钱，白送总有人要的嘛。

他一边快走一边大口吃着早饭。电铃忽然尖锐地啸叫，斗牛士进行曲同时欢快地迸发出来，灌满了校园的所有角落。和着这节奏，他咀嚼的动作也越发迅速，剥皮粽子一口口地散开成酱油米粒儿滚动起来，可他连一星半点肉末都没有感受到。这肉粽子对不对头啊。左辉认真看看手里剩的小半个，里头依稀嵌着可疑的肉皮。已经迟到的学生嗖嗖嗖地从他旁边跑上楼梯，书包在他们背部一只只地飞起来。

左老师！左老师！左老师……等他抬起头来，最后的学生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他皱皱眉头，囫囵一口吞掉了剩下的粽子，以后不晓得还能不能吃上这些伪劣粽子呢。这个念头又冒出来，好像根深蒂固地长在那儿了。心尖突突蹦跳。

与此同时，对面走廊上信步踱来的，如入无人之境的，和周围气场不合的，毫无疑问，是今天的值班领导。领导撞见他，也不说话，上下扫视一番，充满内涵地缓缓走开了。各大教室秩序井然，渐次飘来琅琅书声，声音连成一片，听着颇像是诵经。

头一回，左辉的早读课迟到了。

如他所愿。办公室的门锁着，同事们都去了各自班级。

左辉放下背包，昨晚他往里塞了点东西。趁现在没有人，他可以把它一样样地拿出来，又一样样地摆到同事们的桌子

上了。

那不过是几根拆下来的旧天线。

只有钢笔那点长度，但可以伸缩。左辉拉开一根，在空中挥动几下。这东西还可以当教鞭，课堂上舞动起来生机勃勃，有挥斥方遒的气势，够得着的话还可以用它敲敲前排学生的大脑门，反正在他眼里用处很多。左辉的心又平坦下来。

他年纪不大，却喜欢旧东西、被扔掉的东西。从小到大，他积攒了好多没人要的东西：生锈的机械零件，磨得毛毛躁躁的玻璃弹珠，没有了光泽的搪瓷水杯，磨秃边角软塌塌的洋片，一大包废电池，翻烂的教辅材料……都在家中的角角落落受到关怀地存在着。他就是单纯地喜欢不再挺括不再咄咄逼人的玩意儿，它们呈现出斑驳的色泽，让他感到温暖和安全。每当他走进房间，那股热乎乎的味道包围住他，让他好似钻在捂熟的被窝里，一颗心就定下来了。

那天他路过旧货店，看到老板坐在门口擦拭几个老式收音机，他立刻被那些拉得长长的天线吸引了。亮闪闪的天线用渴望的姿势指向天空，争着要把光接引到自己身上，就像有许多话语在凌空倾诉，告诉大家它们有朝一日总能派上用场，这种姿态叫人没法拒绝。于是他向老板买这几根天线，老板说你这人真滑稽，要是天线都没了，这几只老收音机我哪里还卖得出去？左辉就看中天线，收音机他不要。呆呆想了想，他说要不这样，我全要了。一共也没多少钱，老板收了钱，懒洋洋地要把收音机装起来。左辉说我来吧，就当老板的面噼里啪啦把所有天线拆下来了。老板眼睁睁看他将天线揣进插手兜，一把亮晶晶的头还露在

外面，左辉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走了。

昨晚，当他把天线塞进包的时候，心同样是笃定的。自从左辉打定那个主意之后，他决定要妥善地处理好这么多年收集的各种破烂，大部分只能扔了，小部分还是只能扔了，而这些天线肯定是不在其中的，它们派用场的时候到了。

等同事们回来，他们一定会夸他慷慨、大方，只不过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。想到这些话语的围攻，他就要皱眉。那个活泼生动的胖女人，是不是还会夸张地用“贴心”这种字眼形容他？感谢的话讲得如此热情，那真是令人有点害怕发窘了。他母亲还在世的时候，每次看到儿子妥当地把各种零碎化废为宝，总要说，这么会过日子的男人，到哪里都找得到好女人……可她还要轻轻顿一顿，后半句像是只讲给自己听的——就怕他想不开呀。

左辉把最后一根天线放到最后一张桌子上，终于彻底松快了。而同事们的皮包和早饭也早就横七竖八地堆在桌子上，豆浆油条、鸡蛋煎饼，还有几个差不多的粽子，待他们饿着肚子上完第一节课，这些吃的保准都凉到心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反正那儿还有台微波炉。

微波炉是神奇的发明，一种现代社会的好东西，这是学校赏给每个办公室的福利。校长曾经动员大家发扬“以校为家”的精神，争取一日三餐都在学校解决。据前排的同事说，校长讲话的时候，双颊都被他自己感动地发抖。左辉代表整个办公室上台领奖，他勉力把纸箱抱在胸前，校长书记两边凑上来，“咔嚓”便定格。后来这张合照登上了学校网站的首页，在上面占据了好几

天。在这篇报道被其他报道挤下头版的时候，他在电脑里保存了这张照片。他用图片处理软件，从校长书记的簇拥里把抱着微波炉的自己裁剪了下来。他的身形在切割后的狭长背景里显得瘦、单薄、绵软，那个家伙，怎么看都不像他。这张照片被归类到名叫“自己”的文件夹，这里面所有的他，全都不像他。

左辉凑近桌子，光滑的面板上隐约映出他的脸。他看着看着，喷出个大哈欠。

门被敲了几下，很轻，然后被更轻地打开。

左老师。他的课代表把一叠本子放到办公桌的边缘。

这些同学没有交。课代表把写着名字的粉红色便条粘在最上面。

又收不齐？左辉抬头瞄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。

我催过他们，没人听我的，他们都是——课代表像弓一样紧张起来，她开始解释，好像收不齐作业都是她的不对。

再催一下，作业总是要交的吧。左辉不温不火地继续说。

女生无声地应着，脸上涨潮似的红起来。她也不走，乖学生都这样，总以为老师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教训给他们。左辉心中一动，在包里掏了掏，抓出一只锈迹斑驳的铁皮青蛙来。他扭动青蛙肚子上的发条，松开手，青蛙古怪地跳了一下。

拿去玩。左辉已经不记得青蛙是哪儿来的，整理的时候看到，他顺手塞进包，打算随便送给哪个小孩。

拿着吧。

女生有些讶异，她试着伸出手指，刚触到青蛙，它体内的机关嘎嘎转动，它忽然又往前抽动了一下，凸眼球上的彩漆已经剥

落了。

这……我不能要……女生缩回手指，说话像蚊子叫一样。

可以玩的，你看……左辉又去拨弄发条。

……左老师，我、我先走了。女生微微扬起脸，轻轻皱眉，然后她低下头迅速地退出去。在门外，她和正闯进来的男生撞了个满怀。

男生旋风一般在左辉面前紧急刹车，他的到来让这房间跳脱了沉静的状态。

我、我忘记、做语文作业，昨天、昨天的、数学作业、太多了！男生大口喘气，像溺水的鱼。

左辉把发条青蛙摞进抽屉，问道：高考语文满分多少？

一百五十分！

数学？

一百五十分……

所以？

左老师，今天我一定会交，真的，我发誓，我知道语文跟数学一样重要，我就是——男生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。左老师在他眼里总是这样温吞吞叫人摸不着头脑，所以大概不是可以随便糊弄的老师。

左辉忽然笑了。

左辉通常很少笑。

左辉几乎不在学生面前笑。

此时，他一边笑一边摇头，他托着腮帮咧着嘴。

形势看似急转直下，男生一头雾水，慢慢地有点发怵。

左老师，千万不要记我名字，千万不要给我爸打电话，我、我今天放学前一定交上来……不是、我中午就送过来、我发誓——

左辉的笑戛然而止。发誓？发什么誓，山盟海誓？

啊？男生吃不准这是不是个玩笑。

打铃了，上课去上课去！去，去……

有点意思，作业这种东西呀。左辉拿起最上面的一本，翻几下就扔了回去。如果男生没有补交作业，今天的左辉也不会去催了。事实是，就在走去教室的半路上，他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件无足轻重的事情。跟他将要去做的事情比起来，这一个早晨实在连鸡毛蒜皮都算不上。顶多一粒灰尘吧。

左辉竖起中指，弹掉了指甲缝里的脏东西，换上一张积极的脸，大力拉开教室前门。

傍晚，左辉正从路口的银行出来。他站在门口，把汇款回执细心地叠好塞进皮夹，那笔钱汇出，他的心就更笃定了。

一个急匆匆的女人和他擦肩而过，左辉看见保安拦住了她，告诉她银行已经下班了。女人挂着失望的表情退出来，无意识地扫他一眼，他后退几步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刚才为他办理业务的窗口已经关上一半，职员起身在整理票据。那是个头发中分的小伙子，左辉连续多看了他几眼。仅在几分钟前，他俩有过一场对话，客客气气的对话。

汇到深圳啊？

嗯。

汇这么多啊？

嗯。

小伙子甚至给了他善意的提醒，让他再次确认不是受到了欺诈。左辉正做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被诈骗的危险，小伙子委婉的耐心反倒给了他极大的认同。怎么会，是正规公司，他自信地回答。小伙子友好地点点头，接过现金，排进点钞机。

左辉出神地站在门口，回头看着小伙子把厚厚的票据夹起来，然后披上外套，从边门走出去了。此时此刻，左辉居然有点舍不得。这么年轻的一个人，他可能还会在这里工作很多年，他还会对所有顾客保持友善的态度，偶尔也会身不由己流露出些许心不在焉……这一切会持续很多年，一年一年过下去。可他再也不会记得左辉了。他再也不会遇见左辉了。这个正在门口回望的陌生人，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，偶然地成为他这天最后的顾客。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。左辉再次深深地看了他，扭头拉开了玻璃门。

晚高峰的十字路口，像一块播放着巨大音响的电子屏幕，不由分说地轰然摔到人们眼前。大家都挂着那股“糟糕的一天总算过去了”的表情，而对刚跨出银行的左辉来说，石头落地，一颗心便越发坐实，剩下的似乎只有等待了。怀着这种心思，他看什么都是好的，新的一天分明才刚刚开始。

他把电动车的马力旋到最大，破车歪歪扭扭地提速，超越了几辆龟速爬行的汽车。他牢牢握持住龙头，灵活地左冲右突，他揣着别人看不见的念想而忘乎所以，黄昏沁凉的气流好像在眼前